



萬變實在很難。偶得的這兩則小故事讓我明白，只要自己的底線不退，方寸不亂，就沒有所謂的難不難，只有所謂的想不想。

但是，反過來說，八面玲瓏，處事圓滑，隨機應變難道就該被批判了嗎？我覺得也未必。每個人的性格、經歷、觀點和想法本就大不同；人間百態，有方有圓才是大樂園。心裏清楚自己的立場，一五一十說出

來，這是一份真；考慮對方的感受，顧及對方的立場，避重就輕、有所保留的說一些不說一些，這也不失是一份善。

說起做人之道，選擇堅持本真還是迂迴婉轉，還是要問自己的心，跟從心裏的「想不想」。大概人際交往就應如此，並沒有單一的是非標準可以跟隨；但願大家各自從心，問心無愧就好。

看畫看做人



自由談

楊不秋

家裏的餐廳掛着一聯四幅的裝飾畫，印着齊白石先生的水墨畫。

這四幅畫的畫風都很簡潔，寥寥幾筆，就在水墨的濃淡之間將魚、蝦、牛、荷的天然和野趣了然勾勒出來，其中的大家之功可見一斑。這也正映照了白石老人有關作畫的看法：「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

其中，這幅《芙蓉游魚》特別落了長題：「余友方叔章嘗語余曰，吾側耳竊聞，居京華之畫家多嫉於君，或有稱者，辭意必有貶損。余猶未信，近晤諸友人，面白余畫極荒唐，余始信然。然與余無傷，百年後來者自有公論。」

原來，在白石老人未成名前，官氣十足的京派畫壇多有輕視其出身低微且無科舉經歷，評價其畫缺乏「書卷氣」。在其出名以後，又轉而攻擊其畫是「匠畫」、「無所本」。於是，性格倔強的白石老人選擇在自己的畫上落長題示眾，作為對這些不公評價

的回應。一句「百年後自有公論」實在是擲地有聲。

這幅畫作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距離現在剛好就是一個百年。公論自然是無需多言。白石老人在百年之前，面對着風言冷語和輕蔑嘲諷，憑着對自己作品的信心，還有剛強不退縮的性格，以如此光明磊落的方式昂首迎擊，實在很讓人欽佩。

恰好最近讀到老舍在《假如我有那麼一箱子畫》一文中也提到自己大為欣賞白石老人的為人為畫之品行，他收藏的第一張國畫就是白石老人的《雛雞圖》。文中講到他給許地山先生幫了忙，因許與白石老人素來熟識，便想通過許求老人施捨一張畫。不曾想老人絕對不肯施捨，後來許先生就按當時的潤筆付酬才得了這張《雛雞圖》。這個只賣不贈的小故事又讓讀者們看到了白石老人的我行我素和倔強錙然。

我常常覺得在講究人情世故的社會環境中，要堅守自己為人處事的原則，以不變應

歷史建築中的藝術村



HK人與事

厲放

困惑之原因。

「什麼藝術村？」他的手從方向盤上放下，轉過頭，一臉疑問。

「牛棚藝術村，就是這裏呀」，師妹把手機上的地圖舉到他眼前。

司機接過手機，手指在屏幕上劃拉兩下。

「哎，那個檢疫站嘛」，他如釋重負，一踩油門上路了。

未需多時，七轉八拐，車停在路邊。

「到了，睇住車過馬路」，司機指着馬路對面一排紅磚瓦房說。

來到紅房子前，不見「牛棚藝術村」字樣，卻見牆上一塊白鐵板，上書「馬頭角道六十三號」，眾人面面相覷，以為司機開錯了。然而，卻也不愧是「文青」一族，僅見這面紅牆綠窗，已嗅到一股歷史氣息，確認是不可錯過打卡之地。依牆一陣狂拍，始找到入口處，走入便見一塊木牌上書「牛棚第一街」，及兩個貼滿藝術廣告的木架，頗有藝術氣息。

沒錯，這裏便是我們此日打卡之地，那麼與「馬頭角道六十三號」是什麼關係呢？原來這裏的前身為馬頭角牲畜檢疫站，不僅是香港碩果僅存的戰前屠宰場，處理活牛之中央屠宰中心，亦是牲畜暫住和出售之地。內地牲畜會以貨車送達，外國牛隻則以水路運送，上岸後再被引領至這裏。

一八九〇年代，香港的屠宰場和牲畜防疫站曾建在堅尼地城和紅磡，後因九廣鐵路興建，遂將屠宰場從紅磡遷到現址。新的屠宰場和牲畜防疫站於一九〇八年落成，佔地一點七公頃，營運了近一個世紀。初時設有屠房、銀飼倉庫、辦公室、宿舍及三幢棚屋，一九二〇年代進行擴建及加設新棚屋工程。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進口牲畜數量日益增加，新屠場於一九六九年在長沙灣落成，現址繼續為檢疫站及買賣中心，直至一九九九年上水中央屠房啟用，運營了九十一年的馬頭角牲畜檢疫站正式關閉。

二〇〇一年，為重置北角油街藝術村之本地藝術家，馬頭角牲畜檢疫站進行的修復工程，蝶變為「牛棚藝術村」，供本地藝術家租

用。二〇〇九年，檢疫站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為二級歷史建築。

毫無意外，甫一進園，我們的關注點便落在這片紅磚建築群上。入口是中庭，大約四十平方米之空地，兩邊有數堵紅磚矮牆，舊時作為綁牛之用。紅磚矮牆前那條長長的水泥槽，是昔日銀牛的飲食槽，槽底仍保留了鐵鏈及鐵環。環繞中庭的紅磚平房，曾為辦公大樓、屠房和牲畜棚屋。設計以簡約和實用為主，具有維多利亞時期農場建築物之風格。

走近細觀，便發現它其實混合了中西建築之特色。紅磚平房具二十世紀初西方市集之布局、紅磚牆透着維多利亞的風格，鋪瓦尖頂與寬闊懸挑屋檐又非常傳統中式，磚砌高煙囪、拱形木製門窗、綠色窗框、墨黑鑄鐵柱、下水管，通花鐵欄裝飾的大門，又不失工藝美術建築之痕，不愧為香港僅存之特色歷史建築群。令這座本與藝術毫不沾邊的院落，成為文青打卡之地。

將舊建築活化並建設成「藝術村」，已經成為不少現代都市除了舉行盛況空前的五星級藝術展之外的另一個選擇。「馬頭角道六十三號」之蝶變，值得讚賞。一陣欣賞拍照後，裹挾着空氣中瀰漫的歷史與懷舊之氣息，走到「牛棚第一街」，一條樸實無華的藝術村。

這裏容納了十幾個不同的藝術團體，創作風格皆為大膽實驗到標奇立異之本土藝術。放眼所見，除了牆上、木牌上殘舊的漫畫、塗鴉和照片，還有藝術家率性而為的創作，這些成品或半成品被看似隨意且無章法地擺放在房檐下、路邊，掛在榕樹杆上，「種」在花盆裏。

比如，紅磚房子裏有個工作室，收集的多是各種反映本地生活之零碎雜物，並將之陳

列在工作室外面，包括盆栽植物、超巨型貝殼、玻璃製的廉價首飾，以及一座真實大小的科幻怪獸陶瓷像等。

有專注於當代視覺藝術的工作坊，範圍廣泛包括錄像以至塗鴉。他們會不定期舉辦講座及演出等活動。

還有其中一幢歷史建築被改建為牛棚劇場。劇場內部仍保留原有的紅磚牆和農屋尖頂天花，古樸而懷舊，又兼具歷史感，令牛棚劇場與香港其他小劇場的格調迥然不同。

這個藝術空間，也許我們有些看不懂，既覺得有點凌亂，又感到一股不理世俗的目光，進而更想追索藝術家之創作理念。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的城市需要這樣的藝術空間，需要支持本土藝術家的成長和發展。他們令這座城市更加生動和多元。

毗鄰牛棚藝術村，有個經活化及改建而成的牛棚藝術公園，於二〇一九年九月啟用，佔地六千平方米，設計以牛棚歷史為主題，為市民提供以文化和藝術為主題的公共休憩空間。公園裏面可以見到昔日馬頭角牲畜檢疫站的水井遺跡、牲口棚遺跡（紅磚柱區）、豬欄遺跡和牲口棚牆垣遺跡等，不失為一個了解、親近牛棚歷史之處。

黃昏降臨，溫柔的街燈化作影樓的光束，打在紅磚牆上和那些攀藤的綠植，光影斑駁，月色朦朧，勾起眾人「假裝在旅行」的浪漫和憧憬。

「我喜歡的照片，能夠看出故事」。

「我也喜歡」。

如是者，拍與被拍，皆為不辜負在港之時光，為自己寫下故事，為將來留下記憶。

這一日的故事且叫歷史建築中的藝術村吧，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牛棚藝術村。

圖片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抱團取暖

回家，她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檢查我的爐火是否熄了，後來乾脆把爐子掏空才放心。她做這些時，我大多已睡下，朦朧中鐵口碰爐蓋的叮噠聲，成了我睡夢中最溫馨的音樂。後來，即使我自己把爐渣掏淨了，她依然會用爐鉤子掀起爐蓋看一眼。

後來帶妻兒進城，買了第一批高層住宅。但熱力站還沒建好，沒暖氣怎麼過冬？好多住戶選擇生爐火。於是家家陽台都伸出一隻煙筒。我們三口人集中到主卧，在陽台裝了鐵爐子，敞開陽台到臥室的門，使熱氣流通。也在那裏做飯。明明寬敞的三室一廳，卻只能被迫蝸居。因為空間狹小，做什麼也不便，我們只好早早就上床，我和妻子輪流摟着兒子講故事，然後依次入睡。

第二年雖能供暖了，但熱費貴得嚇人，遭到居民抵制，沒供成。好在妹妹家有一處平房閒着，有自燒火爐的土暖氣，我們索性借居一冬。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後沒走幾步，突然頭暈噁心，差點栽倒。我趕緊叫醒妻子和兒子，妻子也說頭疼，兒子剛一抬頭，瞬間又趴在枕頭上。都中煤氣了，幸虧爐子在外交間屋。我是兩朝被蛇咬，更不敢累及家人，就再不敢生爐子了，強打精神買了一台「小太陽」。那玩意

開着還行，一關，溫度斷崖式下跌，整個屋子乾冷乾冷的。

此後的每晚，我都和兒子去樓房「以身試溫」，這屋那屋待幾分鐘，體驗能否適應，論證哪天能搬回來。過了春節，室溫升到零上，我們迫不及待地搬了回去。一家三口插着電熱毯，蓋着兩層被，比起寄人籬下，心裏暖和多了。更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抱團取暖」，除了溫度，我們更需要安全。

幾年後換了房子，是帶地暖的，室溫高達二十六七攝氏度。兒子剛上初中，期中考試考砸了，老師要來家訪。這可把兒子緊張壞了。但室溫太高了，穿着厚棉衣的老師額頭沁汗、滿臉通紅，又不好意思脫衣服，反倒比兒子還緊張，草草提了幾句要求就走了。看着如釋重負的兒子，我說：「是暖氣幫了你！」

近幾年供暖人性化，不再死守老黃曆，剛進十一月，暖氣就入戶了，秋冬銜接的日子不再尷尬，停暖也延遲到三月底，與萌芽的草木無縫對接。一年竟有五個月與暖氣為伴。「抱團取暖」成為往事，而親情卻因沐浴在暖氣裏而使一家人更加「抱團」——有溫度的家更有質感，每個人都願早早回去。

秋風秋雨秋意涼

你的城市入冬了嗎？我們還在苦苦等待秋天隨風潛入夜。北方已是小雪紛飛，南方終是迎來了一場秋雨。這不，昨日還清涼短袖，隔了一夜，氣溫便高台跳水。



如是我見

胡艷麗

秋雨伴秋風，瀝瀝而下，陽台上的多肉披上了一層細細的雨珠，蓮花座的多肉還在葉心處捧着一顆晶瑩剔透的「珍珠」。苦等了一個夏，終於要迎來多肉的好時節了。

看窗外，那最難上色的月亮仙子，不僅水邊瑩瑩，也初初有了淡粉的面頰。平時默默無聞的火祭，綻放出如火的色彩。荷花葉葉豐盈，奶油泡芙圓潤飽滿。肉本多情，因緣而誤，這南方的天氣，夏日漫長，那好好的一株肉仙子，平時難以展現它的美質，難得這驟冷的天氣，讓仙子一展芳顏。

我於窗前，欣賞窗外秀色，每一株小小多肉的細微變化，都逃不過我的眼睛。它們風雨相伴，生死坦然，我是如此愛它們，頻頻顧惜，盡力護它們周全。但對它們，愛過了，歡喜過了，並不會為一株多肉的仙去而傷心。真正會讓我傷心的是小區裏那些流浪的貓兒。

這天氣乍冷，雨水紛紛，那些尚未長大的毛孩子，能找到遮風避雨的地方嗎？

小區分散各處的貓，各有故事。有隻有情有義的貓媽媽，在狸花紋中間有金色的紋路，柔順的皮毛流光閃動，在陽光下越發的閃耀。牠被手機系統識別成了梅花鹿，我喚牠金邊梅花鹿，相處久了便習慣了喊牠鹿鹿。與牠「建交」，緣於一次偶然的餵食。一朝投餵牠便記住了，以後再見會主動打招

呼，遠遠看到牠，一招手便輕快地跑過來。牠聰明睿智，一隻貓兒輾轉騰挪，躲避六七個持玩具槍掃射牠的孩子；牠登高上樹，躲避兩隻對牠圍追堵截的狗，居高臨下冷眼站在一旁「瀟灑抽煙」的狗主人。牠對幼崽極盡溫情，好不容易得了幾塊肉，便叨起最大的一塊，飛縱而去；崽崽有困難之時，還會喚信任的人去幫忙。

聽聞牠生下過幾窩幼崽，可真正長大的只有一隻。有的死於小區裏淘氣孩子的「天真」之手，有的死於人的惡意投毒，有的不知所終。牠經歷了太多的生死離別，承受了人類太多的惡意，而牠們所做的，不過是在小區謀一席生存之地，滅蟑螂、捕老鼠。

秋風秋雨秋意涼，但沒有人心的涼薄。小區裏抓鼠的勇士、戰惡犬的英雄，倒在晨光裏，梅花鹿中毒了。小區裏綠意蔥蘢，可有些人卻偏偏容不下幾隻流浪的毛孩子。那貓兒，躲過了孩子、躲過了狗、躲過了車輪，卻躲不過投毒的人。貓的眼中有光，明亮的眸子如琥珀，藍的、綠的、黃的；而那些下毒的、踢貓打貓拿貓當活靶子的人，眼中卻如枯井一般，比秋風還蕭瑟。

年年歲歲花相似，而小區裏歲歲年年貓不同。多肉只需扛住自然的風霜酷暑，而那生動的貓兒、柔軟的貓兒、傳說中有九命的貓兒，牠們要抵擋的是人心的風刀霜劍。自然的寒暑自有定律，而人心沒有。帶好食物、備上一瓶潔淨的水，趁着夜色，去看望毛孩子們，祈願這些自然之子秋安、冬安、歲歲平安。



人生在線

姚文冬

從前好多了。

小時候的鄉村，靠熱炕或煤爐取暖。那一日三餐的灶火，將土炕燒熱了，晚飯後趕緊鋪被褥，以防熱氣散失。夜裏鑽進被窩，褥子已熱得燙屁股，卻不敢輕易翻身，因為炕雖熱，但屋冷，冷氣鑽進被窩可不好受。這一鋪火炕，往往睡着一家兩代，甚至三代人，那時流行一句問候語：「家裏燒着幾個炕呢？」好多人家為了省柴草，原本分散居住的家人都聚到一間屋了，真有「抱團取暖」的意味。

只有條件好的人家生火爐，火爐不僅能熱炕，還能烘烤屋子，但也有隱患，容易中煤氣。這種不幸之事每年都有發生。我十八歲那年單獨住一間屋子，夜裏中了煤氣，險些丟命。那年妹妹正上高中，每天上晚自習十點多